缙云风物

竹溪河畔踏歌声

■刘德良

竹溪河是我家乡的一条河流。

与其说是河，还勿如称溪恰当。据当地《地方志》记载，竹溪河起源于华蓥山脉，全长约15公里，以前叫黑水滩河。园区成立后，经过艰难整治，溪水变得清澈明亮。摇曳修竹，野花缤纷，彩蝶翩翩，构成一幅宁静的中国山水画。

在园区工作近9年，我听到许许多多关于竹溪河的美丽传说和动人故事：夕照竹舟、溪边哭嫁、夜舟救人，竹妖夜歌、渡口送别……荡气回肠，让人感慨万千。我曾经试图溯溪而上，拍摄和记录下千年竹溪河的沿途风光和原生态地质地貌，均因野草丛生，腐竹枯枝挡道，中途止步，扫兴而归。当地人告诉我，植被完好，修竹茂密的竹溪河常有毒蛇隐匿，野蜂出没。在业余雅兴与生命安全面前，生性胆怯的我毅然选择了后者。

这便成了我的内心之憾。

一年初夏，我决定以跑“半马”的精神再探竹溪河。我没有从嘉陵江入口处上行，而是选择竹溪河中下游段前行。沿着复兴老街，来到黑水滩，仿佛进入一个迷幻的魔境。在淡淡的薄雾中，那座承载着一代代竹溪河沿岸乡民赶集快乐的简陋石桥，在虚化的镜头中显得那样缥缈而朦胧。

离石桥十米左右的地方，是大大小小的石潭群。一个个被溪水冲刷而成的不规则坑凼，见证了千百年来竹溪河的变迁历程。当地老人告诉我，在经济贫穷、文化娱乐设施落后的计划经济时代，每到夏天，世代栖居溪边的乡下媳妇们便在旁边的青石板上浣衣，顽皮的儿童们便三五相邀下溪游泳，在石头滩上捕虾捉鱼。黑水滩完全成了儿童们嬉戏游玩的快乐天堂。而在旁边浣衣的媳妇们则喜欢张家长李家短地闲聊，偶尔还插科打诨，开怀大笑。平淡的日子就这样在静谧的竹溪河流淌中渐行渐远。如今，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竹溪河的保护性开发，原来居住在溪边的乡民陆续迁徙入城或就近入住安置房小区。浣衣的身影渐渐稀少，欢快的笑声随风远去，只有水鸟、野鸭在此觅食。

继续沿溪河而上，修竹遮天蔽日，水草更加茂盛。灌木、草丛、乱石中，不时发出风吹枝叶的声音和虫蟀们窸窸窣窣的响动。

前行数百米，淡蓝的天空下，溪水静谧，一尘不染。山映溪中，竹影摇曳。几条陈旧的小舟，静泊于溪边。梦幻的景致，让人联想到俄罗斯油画大师列维坦的名作《伏尔加河畔》。恍若隔世的氤氲仙境，让时间和节奏停止了心跳。醺醺然间，便有了一种陶渊明“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田园牧歌之感。

移步易景，丰富的植被和叫不出名字的野花映入眼帘，素色优雅的蝶，让思维穿越西晋，遥想到梁山伯与祝英台千古化蝶的动人故事：“碧草青青花盛开，彩蝶双双久徘徊。”只可惜，千古绝唱天上有，自然竹溪少知音。

进入竹溪河最核心的地带，绿树、修竹、杂草、野花、乱石、枯枝、腐叶已完全阻断了前进的路。每前进一小步，都异常艰难，稍不留意，竹枝和尖锐的树叶就会与体肤进行“血吻”，大概更只能从空中鸟瞰。遗憾的是，探秘野性膨胀的我，在完成了不到两公里的竹溪河之行后，彻底败下阵来。我没能寻觅到梦中的小舟，聆听到竹妖的歌声，收集到动人的传说，拍摄到惊艳的画面……

回到竹溪河的另外两个地方，我突然听到了另外一种震慑人心的声音，目睹了另外一种气吞山河的场景：竹溪河景观工程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之中。我想，再隔三五年，宛如世外仙境的竹溪河该是另外一番景致了罢！

佳片有约

春天的天籁

■依 雁

我一直欣赏不了那些很费脑力的电影，却对充满情怀的电影情有独钟。音乐电影便是这样，虽然没有曲折离奇的剧情，但动情处那些渗透灵魂的歌声总像一只能够洞悉人心的爪子，在你心灵最柔弱的时刻猝不及防地一挠，瞬间就让你热泪盈眶。

迄今为止，很少有一部音乐电影像《放牛班的春天》这样如一股春日暖流入我的心脾。这部电影采用的是倒叙手法，以老指挥家皮埃尔的回忆展开一个平凡的故事，看着当年的音乐启蒙老师马修遗留下的日记，皮埃尔慢慢体味着老师当年的心境，于是一幕一幕童年的回忆也浮出了自己记忆的深潭。故事开始以老师马修为第一人物线索，讲述了一个不得志的音乐教师如何在一群问题孩子们的心中撒下爱的种子。

强权之下必有反抗。在当年如同死水一般的学校里，校长对于孩子们唯一的管教方式便是“犯错就惩罚”，这种简单粗暴的管理产生的效果便是——正好处于叛逆期的孩子们更加叛逆，而且猖狂地对老师进行报复。以暴制暴的结果只会让不满和压抑膨胀，最后便以它最可憎的面貌爆发出来。强权制度下的约束带来的是暂时的恐惧和觉醒后的极度反抗，而教育制度不该是这样的。

一个孩子在启蒙时期能够遇到一位好老师，那一定是人生中最大的幸事之一。马修便是这样一位灵魂伟大的老师和引导者，他热爱音乐，虽然他是一位落魄的音乐家，但他心地善良，始终相信每一个孩子都有着尚未被挖掘出来的天赋，始终相信他们富有灵气和善良的天性，只有用爱和耐心才能驯服。

“音乐能使人聪明，音乐还能有助于维持纪律”，马修老师坚信自己的观点，他将孩子们组成唱诗班去发现每一个孩子的优点，并发掘了极具音乐天赋、歌声嘹亮却十分敏感孤僻的皮埃尔。马修老师用他对孩子的理解、包容和善良融化着一群问题孩子已被冰封的心，释放出他们的激情，激起了他们的自尊，满足了他们的骄傲。那些恢复了活泼生气的孩子们回荡在教室里的明亮悠扬的歌声，给一个死水一般的学校注入了一股清澈的活水，电影的色彩基调也由开始的阴冷逐渐变得充满生机。

音乐是一种贴近人类心灵节奏的律动，它承载梦想，也富有教化人类心灵的神奇力量。电影里的主题曲叫《LES CHORISTES》，那天籁般的童声将观众彻底带入到这部电影之中。影片中的天才歌者皮埃尔的独唱一开始，瞬间让人们泪流满面，那仿佛是来自地狱的天籁之音，那清澈得没有一丝瑕疵的童声怎能让人不相信世界的美好？音乐如此美丽，爱音乐的孩子们又会坏到哪里去呢？

可最后马修老师还是因为专制校长不满他那“随意”的教学方式而被开除，在走出校门的那一刻，马修老师转身回望，没有看见一个孩子为自己送行，他的心里十分落寞。忽然，校园的天空飘满了纸飞机，马修老师随意捡起其中一个打开一看，居然是他再熟悉不过的稚嫩笔迹和可爱的错别字；他抬头望向教学楼，看见了一双双偷偷伸出窗子挥动着的小手，那是孩子们最简单最诚挚的告别方式。那一刻马修老师热泪盈眶，台下的观众收获的也是满满的感动，心里尽是春天一般的暖意。

影片结尾，编剧用心设计的小细节也让人感动——班里最小的孩子派皮诺是个孤儿，可他依然天真地等着父亲，认为父亲会在某个星期六来接他。马修老师坐上班车离开的那一刻，他突然逃出学校跟着马修老师一起走了，那天正好是星期六。这个看似简单的情节，寓意了贫瘠现实中孩子心灵深处的点点希望。影片中类似这样小小的感动还有很多，用心体会，都别有深意，也许这就是法国电影所独有的浪漫主义情怀吧。法国电影不同于其他欧美电影，没有因剧情需要而刻意做作，浪漫而平凡的故事一直都是法国电影的主基调，它就好比一杯中国的功夫茶，平淡中带着香浓的回甘，唯有细细品味才能感受到影片所传达出来的细腻温情。

一个平凡的校园故事，却收获了弥足珍贵的感动。在《放牛班的春天》里，马修老师就是那群孩子们心灵里的春天，他如同春天的天籁，温暖了人们的梦。

春来忙插秧 周文静/摄

灯下夜读

穿越时空的心灵告白

——读《故人在纸一方》

■李 晋

徐海蛟的《故人在纸一方：致故人的二十四封书简》体裁上是散文集，题材上是历史人物。书名中的“故人”本指旧交老友，而徐海蛟所著中二十四位在青史留名的人物，显然是他没有、也无法晤面的前贤，徐海蛟对他们以“故人”相称，表明他希望打破时空的概念，让那些已成为文献里冰冷符号的名字，重新恢复原有的鲜活人生。

秦相李斯、神医华佗、诗仙李白、民族英雄张苍水、鉴湖女侠秋瑾、湘西才子沈从文、清华校长梅贻琦、“疯子画家”沙耆……一个个欢喜、悲壮、宁静、不安的生命，在徐海蛟笔触下，徐徐再现。这些人物虽置身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但徐海蛟的笔墨方向却不在此，而着重于人物个体阅历及人性特点的描述。他试图用内心最真切的情感，让远去的背影逐渐清晰。

情感在文学技法运用之后。徐海蛟在自序中写他尝试用多种手法完成该书的叙述，有小说的匠心，也掺杂着诗歌的轻灵；有回忆和戏说，也有假设和暗含心思的虚构。各种写作技巧的成功融合，是文本阅读魅力的基本价值。

生活于东汉末年的华佗，精通医术，他的医术救了多人性命，但也害了自己的性命。徐海蛟描述的华佗，本是读书人，成为医生后投身枭雄曹操帐中，为其治疗顽症头痛病，兢兢业业，却依然被曹操猜测，认为华佗不肯为自己根治，将之打入大牢，但身陷囹圄的华佗却存在幻想，他有旷世的医术，曹操不会把他怎样，但曹操偏偏在头痛病犯发之际，宣布将他了结。看文章名《世间已无华佗》，题目中显然含有惋痛之意。

以递送情书俘获张兆和芳心的沈从文，情书里不仅有才华和好文字，还藏着一颗炽热的心；对大学教育理念身体力行和对大学精神维护的梅贻琦，是“我”心目中最理想的大学校长……对触及的人物，徐海蛟有着公允评判，他的内心藏着对天地间坚韧生命的敬畏。

故人不仅在纸一方，更在十方。希望徐海蛟能更广泛地更深度地挖掘青史上不同人生轨迹的“故人”，把更多感人的心灵告白，原样地在行字间呈现。

碚城记忆

代家沟小学记忆

■黄亨义

2016年9月，一个秋雨绵绵的午后，几位来自北京、西双版纳等地的“老伙子”相约重返天府镇代家沟，去重拾昨天的记忆，探寻童年的足迹。

时光倒回50年前，他们曾经是代家沟小学的毕业生，在学校附近操场一株粗大的核桃树下，留下了人生的第一张毕业照。童年的岁月、求学的起点，都与这所不起眼的学校紧紧相连。寻访代家沟小学的原址，毫无悬念成为他们代家沟之行的第一站。

在将要与童年的老朋友相见时，“老伙子”们在心里默念：母校，我来了。然而，迎接他们的却是一片断壁残垣和房屋后面堡坎上随风摇动的野草。原来，代家沟小学的历史早已定格在1966年。

代家沟小学坐落在北碚区天府镇代家沟老街的起点，毗邻省道仪北公路，是一所民办学校，人们习惯上称为“锅炉房小学”，也许是因建立在原矿山锅炉房的旧址上而得名。校舍为一楼一底，大约是解放前的建筑。全校只有65级—68级共7个班学生约300人，大部分是矿工的子女。在同一个班级中，有兄妹、姐妹同班，还有姐姐是班主任，妹妹是学生的，或许是那个时代特有的现象。学生中离学校最远的家住土地垭、老龙洞，有四五里路的距离，最初上学还能搭乘一段运煤的小火车，1962年小铁路拆除后，只能全程步行，至少要走半个多小时，寒冷的冬天里，天不亮就得往学校赶。

其实，66级的学生报名时，最初也在天府第四子弟校，可能是学校容纳不了，阴差阳错而分到代家沟小学。当年公办与民办学校差别是明显的，不说办学条件，仅学费民办校就要高出近一倍，子弟校一学期学费只收3元多，民办校则要7元。

站在学校的遗址上，激起“老伙子”们无限感慨，当年琅琅的读书声仿佛在耳边回响，老师和同学的身影重新在眼前浮现。

“日月水火、山石田土”；

“弯弯的月亮小小的船，小小的船儿两头尖”；

“小河流过我门前，我请小河站一站”；

“秋天的月亮格外明亮，秋天的风特别凉爽”。

儿时耳熟能详的课文把他们带回到童真年代。

在这里，第一次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第一次翻开了课本，第一次遇到了妈妈般的老师，第一次有了学生的称谓，第一次站在了求知的起跑线，第一次打开了知识的万花筒，第一次戴上了红领巾，至今还记得“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新少年的先锋”那首嘹亮的队歌。

在这里，比学弟学妹们幸运的是，完整读了六年的小学，为日后走向社会打下了还算扎实的文化基础。由于学校是民办性质，老师的流动性比较大，有的老师文化程度也不高，然而他们对学生的爱心、耐心、尽心，几十年后仍然令学生们念念不忘。颜其蓉校长、周学玉主任、杨秀英、喻纪芝、李富荣、李永芳、张有荣、容碧娟等老师，有的也许已经不在人世，而学生们的心中还是留下了他们的名字。

在这里，除了课堂上的认真学习，还有课堂外的打闹嬉戏，只要下课铃声响，同学们像放飞的小鸟奔向操场，男生跳拱、斗鸡、“骑马”杀仗，女生跳绳、踢毽、修房子，欢笑声、吵闹声、争斗声，混合成童年的校园交响曲。课外活动做游戏，大都是找朋友、丢手绢、击鼓传花之类。寒冷的冬天，下课时则聚集在教室的一角“挤油渣”，让身体得到暂时的暖和。

至今还会唱的那首儿歌：“红公鸡，咯咯咯，抓抓脸儿笑呵呵，笑我不学习，笑我不劳动，只晓得伸手要馍馍，羞也羞死我。”让幼小的孩子们知道不学习、不劳动，连公鸡也要取笑的道理。

每天上午到第四节课的时候，同学们的肚子早已饿得咕咕叫，听课也打不起精神，盼望着下课，盼望着放学，盼望着回家吃饭。早上稀饭、烫饭就咸菜填肚子的孩子，熬了一上午，怎么会不饿呢？

下午放学以后，等待孩子们的除了家庭作业，还要回家挑水做饭、带弟弟妹妹。

“老伙子”们还记得：小学阶段的童年，是在学雷锋活动的熏陶中成长。星期天，少先队组织到街上做清洁，宣传爱国卫生知识，走街头、到车站，用自制的土话筒呼喊“叔叔嬢嬢，走路不要吃香香”等；还在街头用石块砌成一个方框，里面放上石灰当痰盂，希望人们不要随地吐痰。帮同学复习功课，为孤寡老人挑水，给运货的人力车夫推车，都是许多同学做过的助人为乐的事。

“老伙子”们还记得：女同学排练的舞蹈《红梅赞》曾经在文星学区的比赛中获奖，男同学准备的歌曲《我是一个黑孩子》曾经在天府中心区的解放台上演出。

“老伙子”们还记得：课桌上划分的“三八线”，三合土砌成的乒乓台，同学间互相斗嘴时，能喊出对方大人的名字，似乎占了最大的便宜，俨然是洋洋自得的赢家。

少不更事的孩子，盼望着快快长大，对未来有太多的憧憬，在“我的理想”之类的作文中，有想当科学家的、当解放军的、当医生的、当工程师的。

面对眼前的课堂遗址，“老伙子”们真想再听一次老师的教诲，哪怕是最严厉的训斥；再与同桌来一次激烈的斗嘴，哪怕争得面红耳赤。

然而，静静的废墟仿佛在诉说，这一切都成为过眼烟云，已经没有复制的可能。

昨天，在这里写过“我和爸爸比童年”的作文，今天，回这里已开启“我与孙辈比童年”的模式。此刻，身临其境或许才真正读懂了《繁星·春水》中那首小诗：“童年啊，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所饱含的深意。

我老了，你没了，我们都经不起奔腾岁月的冲刷，秋雨般的绵绵惆怅，在“老伙子”们心中默默飘洒。

沧海观澜

孔子抗旨

■林有莺

春秋时期，中年的孔子已很有名望了，可他还欲前往陈国拜见老子。众弟子言语劝阻起来，说：“在鲁国甚至周边邻国，众人皆尊称恩师为圣人，就无须越山涉水向老子学礼……”孔子听了沉默不语，众弟子心想，已劝住了……

不料，次日，孔子便进宫面见君王，恳请恩准拜见老子之事。君王一听，面露难色，迟迟不开金口。孔子杵着许久不敢动弹，心下揣摩开来，君王不会应允？是什么原由呢？

这时，君王睨了他一眼，欲言又止，孔子便不能静心等候答复，立即跪拜请求。君王赐他平身，他依然跪着不肯起身。

许久之后，君王见孔子不畏旨意，只好道出原由，说：“你在吾国德高望重，才学不浅，已是受人敬仰的大圣人，何必过于谦卑，受车马劳顿之苦，赴远道向老子学礼？”

这时，孔子举了一个非常浅显的例子，说：“作学问好比吃饭，吃饱了，消化了，还是要继续进食……”君王听了觉得有理，却还是不变初衷，依然劝阻，道：“只怕这事传到周边列国，有人耻笑你不才，更有辱吾国国风……”

孔子不缓不急地回了话，说：“孔子不畏不惧他人耻笑，纵是成为圣人，更应该心怀谦恭，向心中所崇敬的高人请教，习得更高的学问，好来报效国家，造福君王的百姓。这等好事，只能让后人大为颂赞，何来辱没国风之说？”

君王又道：“即便如是，你和老子的学问也是不相上下，为何还要师从于他？”

孔子说：“论学问，老子乃天下第一，博古通今，孔子自愧不及，唯以充满敬畏之心去拜见他，谦恭求学，才能长我学识……”

孔子层层剖析得很是在理，君王已无词可劝，只好即刻下旨，不准他前行。这时，孔子也固执起来，不守礼道，长跪不起，当着君王的面愤然不肯领旨，孔子还是那句话，学礼如同吃饭，没饭吃会饿死，不学亦如是……

就这样，君王被孔子打动了，不仅恩准孔子的请求，还赐予他一车一马。不日，孔子便携着弟子风雨兼程，露宿乡野，赶往陈国拜见老子，谦卑求学。其实，老子早已听说孔子抗旨求学之事，感动之余，倾尽毕生所学，授之……

孔子习礼之后回到鲁国，对着众弟子说：“老子的学问高深莫测，我总是学不够，我还会寻机会向他学礼……”

后来，孔子抗旨求学的故事便在民间广为流传，总有后人感叹，孔子之所以能成为名传千古的圣人，是因为他的思想境界远远高于一般人，都是大圣人了，还抗旨谦恭求学……